

偶然，一個鄉下的下午，我躺在了院子裏的樹蔭下，任午後的金黃篩過綠葉，在身上肆意散亂。放下書本，伸手摘下一縷秋意細細端詳，上面的水分已然蒸發，葉肉也不復飽滿的青綠，葉中仍泛著絲絲草綠，像殆盡的燭火，又像薄暮的蜉蝣，在刺骨的秋風中延口殘喘。不久也將深埋黃土，化作春泥，孕育下一個院子裏的春天。我惋惜地看著她，她也惋惜地看著我。是呀，人又何不是如此，被歷史的車輪輾成白骨，用血肉澆灌著朵朵燦爛的文明之花。

可是，秋葉永遠不知道春天的溫暖，而我們，又是否知道文明的含義呢？

文明，這個時常掛在人們嘴邊的詞語，使人們告別了茹毛飲血，建造起了雕梁畫棟，放下了刀耕火種，了解禮義廉恥；使人類不再懼怕饑餓嚴寒、洪水猛獸，使他們得以俯視這顆因他們自己而燈火通明的蔚藍星球。但他又像個透明的幽靈，千萬人文學者小心翼翼地為他裹上洋蔥般的層層綴述和注解卻依然無果。金碧輝煌的宮殿下是文明，魚龍混雜的市集中也是文明；硝煙中孩童無助的眼神是文明，劊子手滴著鮮血的刀口也是文明。他離我們那樣近，又那樣地遠。

一陣風吹過，驚擾了掛在樹梢的思緒。幾抹秋色便從樹上飄落，一聲不響，融在土裡，在綠色開始的地方。文明，又是源自何處呢？

沒有上古時期先祖對自然事物的求知，就沒有雷公電母，風伯雨師的華夏神話。沒有周王朝時孔夫子對倫理人文的追求，就沒有中華民族獨樹一幟的儒家思想。沒有18世紀歐洲對刀耕火種的摒棄，就沒有充斥著蒸汽齒輪的工業革命的誕生。沒有清末時孫中山先生對滿清腐敗專政的厭惡，就沒有中國第一個民主憲政政體的橫空出世……不論古今中外，文明永遠伴隨著進步，而人類本身對更好事物的追求正正導致了進步的出現，歷史的齒輪也就此開始咿咿作響。文明非人類的本意，卻是進步所帶來的副產品。所以文明才顯得無處不在。

有人說文明像一盞明燈，指引人類的道路；有人說文明像一把鑰匙，為我們打開新世紀的大門；現在一想，卻覺得文明不應有雕琢的痕跡，反應像一簾秋雨，涼涼的，無聲地滋潤著人們求知的乾涸心靈。又似一顆古木，一枯一榮，將一樹繁華瀟灑黃泥，孕育又一個輪回。

文明，來的輕巧，去的沉重。始於追求，而聞以傳承。

四大古文明作為人類文明的搖籃，其悠遠的歷史和獨特的文化無不令人遐想聯翩。古埃及、古巴比倫曾經擁有著繁華的城鎮、亨通的貿易、遼闊的國土、壯麗的文化，金戈鐵馬，好不氣派！可如今卻成為了恐怖主義的溫床，戰亂四起，民不聊生。曾經的風光無限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被無情地沖刷、淘洗，不留痕跡。空餘在石壁上褪色的空中花園和浸在茫茫黃沙中的金字塔，以及後輩的無限追思。而古印度——一個阿拉伯數字和佛教的誕生地，一個引得盛唐時期的僧侶不顧和官府阻攔，仍千里迢迢取得佛經真傳的地方，不難想像她往日的繁華。可外族的接連入侵也使他漸漸土崩瓦解。如今的印度，原生佛教已然式微，階級固化和男尊女卑嚴重，性侵問題遲遲不能得到妥善解決。現在在當地的小孩的眼中，古代先賢遺留下來的靈氣和小孩的天真已被沙塵蒙住，眼中只有被雜亂的電線支離破碎的、黃色的天空。遠處的泰姬陵不復閃爍著象牙色的光澤……

反觀華夏文明，在神州大地上屹立了足足五千年。難道我們未曾受到兵荒馬亂的波及嗎？不是的。五千年了外爭內鬥不斷，小至宮廷政變，大至胡兵入關。難道我們未曾被其他文明所統治嗎？也不是。五十數個世紀間，前有元蒙滿清大一統，後有民初林立的各國租界和抗戰時期遭日寇蹂躪淪喪的大半江山。可是，堅韌的中國人不懼強權打壓，用自己的肉身築起道道堅厚的城牆。在刀光劍影，炮火連天的亂世，或日夜抄錄，或深埋黃土，或誓死捍衛，或背井離鄉，護住了文明的根。張庭濟，作為故宮博物院臨時院長，在北平淪陷後憑一人之力與虎視眈眈的日本人周旋，才使大部分未能及時遷出故宮的文物幸免於難。而梁廷煒爺孫三代，更是為保護文物免受轟炸被迫分隔兩岸，以餘生再難相見的代價換來了保存了大量古代文獻的《四庫全書》毫髮無損。他們或許已在歷史的舞臺上銷聲匿跡。但他們卻使得華夏文明得以薪火相傳，永不熄滅，成為四大古文明中惟一一個沒有斷層和消逝的文明。

一個希臘諺語所說：「文明就是老人明知自己不能享受它的陰涼卻依然種樹。」一個沒有傳承的文明充其量只是曇花一現，止在歷史的長卷中得一筆一劃的美麗。也只有願為文明傳承的一幫人，才能化作一潭濃郁的墨色，為自己的文明在畫卷上塗抹壯闊的風景。

鄉間的短暫的小雨潮濕了泥土，也潮濕了漫遊思潮中的我。我抬頭仰視院中這顆槐樹，他或許是爺爺栽下的，又或是爺爺的爺爺……他們也許知道自己不能看到樹蔭漸漸爬上圍牆，當初又為何會灑下這顆種子呢？我不明白。我只知道，當我可以躺在樹蔭下追憶他們時，他們仿佛又活了一次。

我伸展著做木了的身軀，脫去斑斕的樹影，出了院子。沿著土路，漫無目的地走著。街道邊，磚瓦房中大都已人去樓空。紅磚上爬滿的苔蘚仍保留著晶瑩的雨露，屋檐的青瓦仍反射著夕陽的光輝，可木制的門欄早已發霉腐朽，夕照的餘溫也透不破蒙塵的紗窗。昔日炊煙渺渺的煙囪破舊不堪，如一個悲憤的啞巴，直指火紅的晚霞。遠處城市呆板的輪廓在刺眼的黃昏中依稀可見，裏面充斥著燈紅酒綠的潮流和車水馬龍的繁華。這依舊是那個文明，卻不是原來的那顆樹了：被移花、被接木、被剪枝、被修葉，面目全非。

待百年後，村中孤寡死去，井水枯竭，雜草叢生，後輩們便又會好好的圍起這片斷瓦殘垣，盡情慨嘆著，惺惺著，然後打卡留念，然後掉頭走開。它便也活了一次罷！我心想。

村口塘邊，蜉蝣從水面破繭而出，看著橘紅的太陽一點點的被地平線蠶食。它們飛起復落，在塘邊的蘆葦覓食尋歡，期盼著那個紅色圓球的再次升起……